

丰富多彩的大同传统文化(一)

□ 侯建臣



正月十五二月二,三月三,四月八,五月端午六月六,七、八月十五九月九……早年的大同,从正月开始,无论传统民俗节日还是有关宗教节俗,人们都会在举行庆祝或者祭祀活动过程中,加入丰富多彩、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,广大群众参与其中,既聚会交友,又充分享受活动所营造的气氛。在活动中,既有多年传承下来的形式和内容,让人们回味过去;也有新创节目,让大家耳目一新。大同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、群众文艺创作,历史悠久、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。地方戏曲、民间演唱流传很早,说唱道情、耍孩儿、北路梆子、中路梆子、河北梆子都在本地流传演习。在民间庙会、富家喜庆之日以及节日礼俗活动中,人民群众通过丰富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为生活增添情趣。在生活和生产活动中,人们随着环境和季节的变化,举行不同的活动,年复一年,成了习惯。民歌、小曲、小调,与日常生活相伴,反映着劳动生产、爱情生活中的喜怒哀乐,人们随时在劳作间隙,依据当时的情绪、环境、季节等因素即兴而唱,随致而舞,故而流行于田野乡间的劳动群众和

城镇小商小贩、车工轿夫等底层人民中间。比如劳作了一天,走在傍晚的暮色之中,“信马游鞭”,踽踽而行,远处的炊烟静静地等着,便随口哼唱几句,兴致顿起,疲劳顿减。

早期的群众文化活动,从正月十五到二月初二为一个高潮。城内东西南北四隅各有“社火”,按习俗的时日依次排列活动。一年内从春节开始活动不断,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文化活动。正月初五称“破五”,各商家店铺即可开市营业,总要庆祝一番。正月初八叫八仙日,是逛庙会的日子,祭星、烧香游庙活动十分热闹。二月二龙抬头,家家户户耍钱龙;三月十八奶奶庙会;四月八,西财神爷和西奶奶庙会拴孩子;五月十一城隍庙会,由商会推出“会首”操办,搭合唱戏,牛市、马市好不热闹;六月六东关南园搭野台唱戏三天,菜园子遍地插小纸旗过会,六月十三林神爷的圣诞;七月十五城隍爷三出府,撵赵万牛到处跑;八月十五中秋节赏月;九月九重阳节,老人登高,吃三色花糕;十月一鬼节日烧寒衣;十一月冬至,“齐碳”到五道庙垒旺火,一些煤

矿举办祭窑神活动;腊月二十三,恭送灶王爷上西天,自然也要活动一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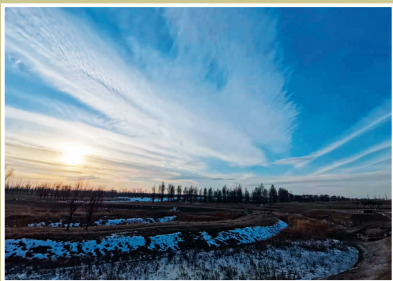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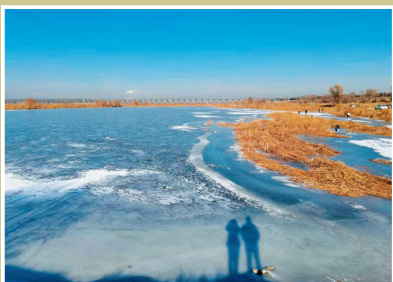
远在清道光年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,大同地区盛行民间曲艺音乐、说唱道情,当时的道台和提督有盛典庆会和喜庆节日,就邀请民间艺人献艺。先后出现的专唱大同道情的民间艺人有马三、李相采、四没眼、施八十子、冯泉、罗寿山、苑兰亭、周鼎、邢汉臣等,他们依行业、亲朋、师承等关系,相互扶持,互相切磋,从而发展形成了按地区或师承关系的民间玩票名称,有大西票、大南票、大北票、小西票。到解放前夕,只有大西票继续存在。旧时大同民间文化的成果,经过历史的洗礼,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新中国成立后,大同的群众文化工作既有顺利发展的时期,也遭受过挫折,建国初期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,广泛建立了群众文化组织,开展了小型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。1963年,随着党和国家实行一些政策,群众文化工作出现了复苏局面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,群众文化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,出现了兴建

农村文化站、农村集镇文化中心、农村文化专业户的热潮,出现了业余文艺创作繁荣、民间艺术发展、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兴起的新局面。1952年全市普遍建立了县(区)文化馆,1965年正式成立了大同市群众艺术馆,1978年南郊区城关乡等二个乡镇成立了文化站,之后各乡镇相继成立了文化站,另外还成立了两个文化中心。与此同时,全市培养了一支庞大的群众文化队伍。业余文艺创作也取得很大成绩,平均每年创作各类作品达100件以上,其中有不少优秀之作。如歌曲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《我的家乡在塞北》《我是采煤的黑小伙》《火车头我的好伙伴》等,舞蹈《抢婆婆》《黄河情》《白衣天使》《九龙戏水》等,曲艺作品《理发》《古店工曲好》等各类作品,有的获省级以上奖,有的还在全国流行。



随手拍大同



冬日况味 兰子 志芳 摄

大雪过后备肥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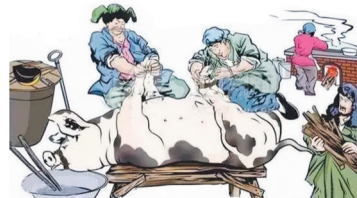
秋收之后就是冬藏的时节。冬藏好粮菜肉蛋各种东西之后,就是“猫冬”的美妙日子。

农村里人们每年都要备冬的。一过小雪、大雪就拉开了备冬的序幕。备冬,是个挺老的词汇了,曾经有,现在有,将来应该还会继续下去。备冬看起来是个一般过去时,可又是个现在进行时。重要的是它影响了好几代人的生活,在他们的心底刻下深深印痕。备冬也像数学里的射线,有起点却永远没有终点,所以,备冬还会是一个一般将来时。

城市里的人们似乎也会备一些冬,但终究没有那么声势浩荡,没有那么气氛浓烈。所以备冬得从农村说起。

北方农村人们的冬天差不多是相似的,严酷得不给人留一点点情面。于是地上的火炉子便是能给全家人暖乎儿的唯一器物。风是可以钻进骨头缝里的,再下一场雪,外面肃杀一片,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想出去拾几根枯树枝,去搂一把茅草也不大可能,因为伸出去的手立马被钻入骨髓的风和抖落的冰雪刺痛,便立马懦弱地缩了回去。好在爹妈每年都有先见之明,早把秋日里晒场上碾碎了的各种作物秸秆收回了草房和柴房。柴房里除了柴禾当然还得有炭堆,炭是赶车下煤窑的爹用骡子车一厘两厘地拉回来,慢慢攒起来的。

小雪卧羊,大雪宰猪。人们老说:猪羊一道菜,是给自己接下来的血腥操作找个没毛病的借口,也像是给自己长时间清汤寡水、充满期待甚至贪婪的胃口许下承诺。养肥的猪羊就是为了冬天里宰杀,宰杀收拾好的猪肉羊肉,以及头蹄各种杂碎,就是漫长冬季里人们可以充分享受的美味。小雪时节宰羊,一则是由于这个节令的羊,已经膘满,三十多不



超四十斤正好,不肥不瘦。再养下去,费草料不说,还不见长,即使长了也会变得太肥。除非是专门留圈里攒养起来的羴羊,它们常常会达到六七十斤甚至更多。另外羊肉的脂肪相对少一些,宰好的羊肉在闲房或者院子里放一夜,凌晨时就冻得硬邦邦,可以入瓮存放了。猪,养到很肥时,再多养少养半月二十天也没啥两样。猪肉的外层脂肪太厚,宰杀切成大块,在过去没有冰箱冰柜的年代,需要极其寒冷的天气才能把肉块冻硬,然后才好存放。所以,小雪卧羊,大雪宰猪是十分合乎大自然规律法则的。

大雪节令一到,我妈往日里每天哩哩唠唠唤来唤去,一手喂大的那头叫“黑子”的巴克猪,便到了难日。那天早上起,黑子就被停食了,我妈把猪食盆撤走时,黑子居然也不像以往那么欢实,只是靠在猪圈一侧轻轻哼了两声,可能已经明白该是践行自己使命的时候啦。我妈一手拎着盆子,一手捂着鼻子离开了猪圈,头也不敢回一下。

表哥表弟和大舅都过来了,一片拼命的嚎叫声中,黑子被捆牢了蹄子,拖上大木桌,也就老实了。妈躺进屋里去再也不忍看门外发生的一切,我也只敢隔着玻璃向外张望,心像被抓成一个硬窝头一样。就连身材高大性格刚烈的父亲在帮忙捆好猪的四蹄后,都赶紧离开,到大门外去吸水烟了。

曾经看到过来自内蒙古高原一位作者的《杀猪》文,写得尤为精彩,读来十分酣畅。文中宰猪的场面简直是呼天吼地,惊心动魄,杀猪吃肉的场面也是热气腾腾,豪迈得不行。我家杀猪时的情景好像没有那么夸张,是猪懂事的认命?是表哥庖丁般技术的娴熟?还是几乎每年一次这样的程序,大家有点习惯了?

大木桌上,过于肥胖又折腾了一气的黑子也懒得吭声了。人刀……放血……惨烈的尖叫声再起,但很快就变弱,直至身体僵直没了气息。四五个人合力,把黑子抬上大灶台,大铁锅早就备好热水,一瓢又一瓢,浇上去,执铁板和屠刀刮刻褪毛。一两个钟头后,一长溜大白条就被挂在用椽子支起的三角架上。取内脏,倒清了肠子,我妈出去下了槽头肉,马上要给全家人做丰盛的杀猪菜。

最后上那杆两人抬的大秤,一约二百八十斤。大舅一手的猪油,满额头的汗珠,微微发抖的嘴唇读出秤星的刻度时,嘿嘿地笑开了。我妈恢复了笑容,我爹也如释重负般地嘴角往上咧了咧,并且赶紧给院里所有的人散纸烟。大家说笑着,评论着肉的好赖,赤红赤红的脸膛,烟圈升腾烟雾缭绕。我妈拉起风箱,土灶间立刻火苗舔上锅底,锅里泛起一片噼拉噼啪。炒两大盘肥肥的槽头肉,煎一锅猪肝子加土豆和红萝卜,炖一锅骨头,塑料卡子散装的高度白酒,气氛上来了。喝吧,喝得荡气回肠、浑身通透;吃吧,抡开腮帮子吃吧,大肉片子,山药蛋块子,就上腌菜疙瘩,吃得沟满壕平。又是酒,又是肉,放下筷子啃骨头。吃好了,喝好了,农人家的院子里红火翻了。

看着地上两大扇猪肉,我们知道,今年的冬天吃茴子白和土豆时,再不会寡汤稀水困塌肠子了。

我妈不养猪,也再养不了猪已经许多年,乡亲邻里们养猪的也渐渐少了。我和我妈说,每到腊月,城里头常常有人赶着驴驴车,推着小平车四处去卖自家养的猪肉。我妈就说,真的呀?真的呀?我妈仰着头,努力支棱起耳朵,一边听一边痴痴地望着窗外,不住地摩挲着两只变了形的手……

郭宏旺

